

資治通鑑補

賈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三十三起隆安五年盡元興元年凡二年

安皇帝丁

隆安五年

魏拓跋珪天興四年燕慕容熙光始元年秦姚興宏始三年南燕慕容德建平二年涼呂隆神鼎元年

南涼利鹿孤建和二年北涼沮渠蒙遜永安元年西涼李騫二年

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

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兪允崙曰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廡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蓄倉庫啟敵人心不

賈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二 晉紀三十三

賈治通鑑補

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棄之疆則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且虛名無實徒足為世之質的將安用之質受斧的受矢按詩發彼有的毛傳云的質也正義曰毛氏於射侯之專正鶴不明惟荷陸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眾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鶴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為侯皆一丈鶴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則以質為四寸也王肅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謂之鶴鶴中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謂之檠檠方六寸檠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明宜從之肅意惟改質為六寸餘同鄭馬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鶴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為正正大於鶴鶴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為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資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鶴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為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射義云孔子曰循着而發發而不失正鶴者其惟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既言正鶴即引此的則詩人之意以為正鶴之謂也司裘註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鶴是利鹿孤曰安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此毛傳惟言的質也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王武威則一郡而已王河西則欲兼漢四郡之地矣此利鹿孤之志也

以廣武公僂檀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尚書事 二月丙子孫恩出涇口攻句章不能拔劉牢之擊之恩復走入海 秦王

興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盡以其故部置配之 涼王纂嗜酒好

獵太常楊穎諫曰陛下應天受命當以道守之今獵宇日蹙崎嶇

二嶺之間

姑臧南有洪池嶺西有片塗一作制丹嶺

陛下不兢兢夕惕以恢宏先業而

沈湎游畋不以國家爲事臣竊危之纂遜詞謝之然猶不悛番禾

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遣其弟乞珍訴於纂纂命超及思

盤皆入朝超懼至姑臧浹自結於殿中監杜尙纂見超責之曰卿

恃兄弟桓桓

孔安國曰桓桓武貌

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謝

纂本以恐惕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超思盤及羣臣同宴於內殿超

兄中領軍陸敷勸纂酒纂醉藥步輓車將超等游禁中至琨華堂

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靈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纂纂下車禽超超刺纂洞胷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尙止之皆舍仗不戰將軍魏益多入取纂首楊氏泣曰人已死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益多罵之遂取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太子而自立荒淫暴虐番禾太守超順人心而除之以安宗廟凡我士庶同茲休慶纂叔父巴西公佗弟隴西公緯皆在北城或說緯曰超爲逆亂公以介弟之親伏大義而討之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曰誠在東苑皆吾黨也何患不濟緯嚴兵欲與佗共擊超佗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舍超助緯自爲禍首乎佗乃謂緯曰超舉事已成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甚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超弟逸有寵於緯說緯曰纂

賊殺兄弟隆超順人心而討之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

之長子當主社稷人無異望夫復何疑緯信之乃與隆超結盟單

馬入城超執而殺之讓位於隆隆有艱色超曰今如棄龍上天豈

可中止隆遂即天王位隆字永基允弟寶之子也大赦改元神朔起先於番禾

神靖故以紀元尊母衛氏爲太后妻楊氏爲后以超爲都督中外諸軍事

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定公諡纂曰靈帝纂后楊氏將出宮

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楊氏厲聲責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

旦夕死人安用寶爲超又問玉璽所在楊氏怒曰已毀之矣后有

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右僕射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

楊氏楊氏曰大人賈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遂自

殺諡曰穆后桓乃棄位出亡後爲河西王利鹿孤所獲利鹿孤謂

之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爲囚虜豈曰智也桓曰爰呂氏厚恩位忝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與彼俱溺實恥爲叛臣以見明主利鹿孤曰卿忠臣也以爲左司馬初難未作時纂嘗與鳩摩羅什共圖纂纂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胡奴超小字也故羅什因事言之而纂不能悟及爲超所殺人始知羅什之前知 三月甲寅眾星西流歷太微 甲子月生齒 孫恩北趨海鹽海鹽縣本武原鄉奉以爲海鹽縣漢屬會稽郡後漢晉屬吳郡今在秀州東南八十里

劉裕追擊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敢裕夜偃旗匿眾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攻乃進向漚濱裕復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

帥吳兵一千請爲前驅裕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爲聲勢嗣之不從裕乃多伏旗鼓然一處不過數人明日賊率眾萬餘迎戰前驅旣交裕舉旗鳴鼓諸伏皆鳴鼓以應之賊以爲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之戰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且盡至向戰處令左右脫取死人以示閒暇賊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戰氣色甚猛賊懼而退裕乃引歸 河西王利鹿孤伐涼與涼王隆戰大破之徙二千餘戶而歸 夏四月辛卯魏人遷鄴行臺以所統六部置相州以庾岳爲刺史

魏相州統魏郡陽平廣平汲郡頓邱

清河六郡杜佑曰後魏置相州於鄴取河內甲居相以名州

乞伏乾歸至苑川以邊芮爲長

史王松壽爲司馬公卿將帥皆降爲僚佐偏裨 北涼王業懼沮

渠蒙遜勇略欲遠之蒙遜亦淡自晦匿業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

遜爲張掖太守權素豪儔爲業所親重常輕侮蒙遜蒙遜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權蒙遜謂沮渠男成曰段公無鑿斷之才非撥亂之主鄉所憚者惟索嗣馬權今皆已死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羈旅孤飄爲吾家所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夫人親信我而圖之不祥蒙遜乃求爲西安太守業喜其出外許之蒙遜與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陰使司馬許成告業曰男成欲以取假日爲亂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果然業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眾不從故約臣祭山而反誣臣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彙臣罪惡蒙遜必反臣然後奉王命而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蒙遜泣告眾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

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爲報仇乎且始者其立段王欲以安眾耳今

州土紛亂非段王所能濟也男成素得眾心眾皆憤泣爭奮比至

氏池

氏池漢屬張掖郡晉省其地屬唐甘肅張掖縣界

眾逾一萬鎮軍將軍滅莫孩率所

部降之羌胡多起兵應蒙遜者蒙遜進逼侯塢業先疑右將軍田

昂囚之至是召昂謝而赦之使與武衛將軍梁中庸共討蒙遜別

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險不可信

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者昂至侯塢率騎五

百降於蒙遜業軍遂潰中庸亦詣蒙遜降五月蒙遜至張掖田昂

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至業謂蒙遜曰孤子然一

己爲君家所推願勿餘命使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斬之業儒

素長者無佗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覡故至於敗

沮渠男成之弟高占將軍俱係率戶五百降於河西王利鹿孤

石子之子也

俱石子見一百六卷孝武太元十年

孫恩陷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山

松死者四千人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襟情

秀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詞頗疏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詞句

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好唱樂桓伊

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於齋前種

松柏而山松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

行禮涼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驚然人不自保魏安人

焦朗

魏安縣在武威昌松縣界

遣使說秦隴西公碩德曰呂氏自武皇棄世兄

弟相攻政綱不立競爲威虐百姓饑饉死者過半今棄其篡奪之

際取之易於反掌不可失也碩德言於秦王興帥步騎六萬伐涼

乞伏乾歸帥騎七千從之

六月甲戌孫恩浮海奄至丹徒

丹徒縣古

朱方也後曰谷陽秦改曰丹徒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晉屬晉陵郡地理志云秦時望氣者云其地有天子氣始皇使赭衣三千人鑿城敗其

勢改曰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乙亥內外戒嚴

百官入居省內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楊斷淮

口

秦淮入江

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桓謙等備白石

左衛將軍王蝦等屯中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京師劉牢

之自山陰引兵邀擊恩未至而恩已過乃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

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裕眾既少加以涉遠疲勞

而丹徒守軍莫有關志恩帥眾鼓譟登蒜山

蒜山今在鎮江府城西三里山上多蒜故名

居民皆荷擔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崖赴水者甚眾恩

以鼓排自戴僅得還船然恩猶恃其眾尋復整兵徑向京師後將

軍元顯帥兵拒戰頻不利會稽王道子無他謀略惟日禱蔣侯廟蔣侯廟在蔣山在今建康府上元縣東北十八里漢末秣陵尉蔣子文討賊賊死山中吳孫權爲立廟江東朝野禱之率有靈應

恩來漸近百姓兇懼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樓船

高大溯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

既而知尚之在建康復聞劉牢之已還至新洲新洲在京口西大江中意卽今之珠

金沙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郁洲水經註曰東海胸縣東北海中是也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

郁山在海恩別將攻陷廣陵殺三千人南朔將軍高雅之擊恩於

廣陵之郁洲爲恩所執存疑按孫恩傳隆安四年恩害謝安朝廷大震遣南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於

海明年恩復入決口雅之敗績未嘗云執雅之也若果執之則雅

之當在恩軍中何爲元與元年猶守廣陵而與劉敬宣同奔洛陽

邪故疑執字當是敗字書寫之誤耳然安帝本紀則云執故不敢妄改但標出以存疑桓元厲兵訓卒常伺

朝廷之隙聞孫恩逼京師建牙聚眾上疏請討之元顯大懼會恩

退元顥以詔書止之元乃解嚴 梁中庸等其推沮渠蒙遜爲大
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蒙遜署從兄伏
奴爲張掖太守和平侯弟罕爲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爲西郡太
守臧莫孩爲輔國將軍房曷梁中肅爲左右長史張騰謝正禮爲
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 河西王利鹿孤命羣臣極言得
失西曹從事史彞曰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綏甯爲先
惟以徙民爲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拔城而地不
加廣也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視爲無用之條非所以
來遠人垂不朽也乞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利鹿
孤善之 秋七月魏兗州刺史長孫肥魏未得兗州也使肥以將
兗州刺史南略地耳 步騎二萬南徇許昌東至彭城將軍劉該降之 秦隴西公碩德

自金城濟河直趨廣武河西王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秦軍至姑臧涼王隆遣輔國大將軍超龍驤將軍邈等逆戰碩德大破之生禽邈俘斬萬計隆嬰城固守巴西公佗帥東苑之眾二萬五千降於秦西涼公彌河西王利鹿孤張掖公渠沮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於秦初涼將姜紀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廣武公儁檀與論兵略甚愛重之坐則連席出則同車每談論以夜繼晝利鹿孤謂儁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爲人患儁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月紀將數十騎奔秦軍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明公以大軍臨之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可遂服也請給紀步騎三千與王松忽因焦朗華純之眾

王松忽秦將也焦朗華純皆涼人

伺其罅隙隆不足

取也不然今禿髮在南兵強國富若兼姑純而據之威勢益盛沮

渠蒙遜李暠不能抗也必將歸之如此則爲國家之大敵矣碩德

乃表紀爲武威太守配兵二千屯據晏然

班固地理志武威休屠
縣王莽改曰晏然後復

曰休屠永甯中張軌於姑純
西北置武與郡晏然縣屬焉秦王興開楊桓之賢而徵之利鹿孤

不敢留餞於城東爲之流涕而遣之 詔以劉裕爲下邳太守討

孫恩於郁洲累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亦隨而邀

擊之 癸丑天東南暈 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

刑又自矜聰察多所猜忌羣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由是宗

親勳舊人不自保丁亥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與段讚謀

帥禁兵襲盛事發死者五百餘人壬辰夜前將軍段璣與秦與之

子興段讚之子秦潛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帥左右出戰賊眾

逃潰璣被創匿廂屋間俄有一賊從闔中擊盛盛被傷輦升前殿

申約禁衛事定而卒

年二十九

中壘將軍慕容拔尤從僕射郭仲白太

后丁氏以爲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眾望在盛弟司徒尙書令平

原公元而河間公熙素得幸於丁氏丁氏乃廢太子定密迎熙入

宮明日羣臣入朝始知有變因上表勸進於熙熙以讓元元不敢

當癸巳熙卽天王位

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

捕獲段璣等皆夷三族甲午大

赦丙申平原公元以嫌賜死閏月辛酉葬盛於興平陵諡曰昭武

皇帝廟號中宗丁氏送葬未還中領軍慕容提步軍校尉張佛等

謀立故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死

燕立定爲太子見上卷四年

丙寅大赦改

元光始

寔月熒惑犯帝座

有羣雀鬪於涼太廟死者數萬

秦隴西公碩德固姑賊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

多復誘扇之欲殺涼王隆及安定公超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碩
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爲持久之計涼之羣臣請與秦
連和隆不許安定公超曰今資儲內竭上下整救雖使張陳復生
亦無以爲策陛下當思權變屈伸何愛尺書單使爲卑詞以退敵
敵去之後修德政以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若天命
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困窮終將何如隆乃從之九月
遣使請降於秦考異曰姚興載記載平伐魏與姚碩德伐呂隆同
時魏書天興五年五月姚平來侵晉元興元年秦
宏始四年也晉帝紀晉春秋皆云隆安五年降秦十六國西秦春
秋云大初十四年五月姚歸隨姚碩德伐涼南涼春秋云建和二
年七月姚碩德伐呂隆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皆隆安五年
也按秦小國既與魏相持豈暇更興兵伐涼蓋載記之誤也今以
晉帝紀晉春秋十六國
西秦南涼春秋爲據碩德表隆爲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
公隆遣子弟及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等五十餘家入質於長安

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沮渠蒙遜所

部酒泉涼甯二郡叛降於西涼

酒泉郡治福祿縣收地形志涼甯郡領臨池黃澤二縣

又聞

呂隆降秦大懼遣其弟建忠將軍掣牧府長史張潛

蒙遜自稱涼州牧置牧府

長見碩德于姑臧請帥其眾東遷碩德喜拜潛張掖太守掣建康

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掣私謂蒙遜曰姑臧未拔呂氏猶存碩德糧

盡將還不能久也何爲自棄土宇受制於人乎臧莫孩亦以爲然

蒙遜遣子奚念爲質于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少

可遣掣也冬十月蒙遜復遣使上疏于利鹿孤曰臣前遣奚念具

披誠款而聖旨未昭復徵弟掣臣竊以爲苟有誠信則子不爲輕

若其不信則弟不爲重今寇難未夷不獲奉詔願陛下亮之利鹿

孤怒遣張松侯俱延興城侯文支將騎一萬襲蒙遜于萬歲臨松

晉書地理志酒泉郡有延壽縣當是後改爲萬歲張天錫置臨松
第五代志曰臨松縣有臨松山後周省入張掖縣宋白曰隋煬帝
并萬歲入剛丹

薛舉張掖郡 執蒙遜從弟鄯善荀子虜其民六千餘戶蒙遜遣

從叔孔遮入朝于利鹿孤許以罕爲質利鹿孤乃歸其所掠召俱
延等還文支利鹿孤之弟也 南燕主備德宴羣臣于延賢堂酒

酣謂羣臣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聖

主少康光武之儔備德顧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所賜多辭之備

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耶卿所對非實故朕亦以虛言賞卿

耳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君臣俱失備德

大悅賜範絹五十匹備德母及兄納皆在長安備德遣平原人杜

宏往訪之宏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當西如張掖德仕秦

太守其兄納因家于張掖故宏欲注張掖訪之以死爲效臣父雄年逾六十乞本縣之祿

以申烏鳥之情中書令張華曰杜宏未行而求祿要君之罪大矣
備德曰吾方散所積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爲尊親而可吝乎且宏
爲君迎母爲父求祿忠孝備矣何罪之有以雄爲平原令宏至張
掖爲盜所殺備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 十一月劉裕追孫恩

至滬濱海鹽又破之俘斬以萬數恩軍中饑饉疾疫死者大半遂

自決口遠竄入海 十二月辛亥魏主珪遣常山王遵定陵公和

跋帥寇五萬襲沒奔于劉勃勃于高平 高平漢屬安定魏收志屬涇州新平郡又原州有高

平郡鄜道元云高平川西 乙卯魏虎威將軍宿沓干伐燕攻令

南去定三百四十里 支乙丑燕中領軍宇文拔救之壬午宿沓干拔令支而戍之 呂

超攻姜紀不克遂攻焦朗朗遣其弟子嵩爲質於河西王利鹿孤

以請迎利鹿孤遣車騎將軍偃樹赴之比至超已退劄閉門拒之

僞檀怒將攻之鎮北將軍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秦州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僞檀乃與副運和遂耀兵姑臧壁于胡祁徭僞檀知呂超必來斫營畜火以待之超夜遣中風將軍王榮帥精兵二千斫僞檀營僞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舉火光照如晝縱兵擊之斬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降懼僞與僞檀通好請于苑內結盟僞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其有伏毀苑牆而入超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走凌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乃得免僞檀怒攻其昌松太守孟禕于顯美昌松顯美漢晉皆爲縣屬武威郡呂光改昌松爲東張掖郡尋復爲昌松郡五代志後周廢顯美入姑臧隆遣廣武將軍苟安國南遣將軍石可帥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僞檀之

張通遣桓元表其兄偉爲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爲輔國

將軍督八郡軍事鎮襄陽遣其將皇甫敷馮該戍益口移沮漳蠻

二千戶於江南

左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水經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南過臨沮界又東過枝江縣南入于江漳水

出臨沮縣東南至枝江縣北入于沮二水上下皆蠻所居也

立武甯郡更招集流民立綏安

郡綏安郡治長甯縣

詔徵廣州刺史刁逵豫州刺史郭昶之元皆

畱不遣元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己符瑞欲以惑眾又

致牋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

故去耳非力屈也

謂孫恩也

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

見其心非悔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

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

江東人士凡通顯者謂之勝佳名勝

爾來

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在朝君子皆畏禍不言元恭任在遠是

以披寫事實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謂元顯曰桓元承藉世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公私困竭元必乘此縱其奸凶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奈何法順曰元始得荊州人情未附方務綏撫未暇他圖若乘此際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元可取也元顯以爲然會武昌太守庾楷以元與朝廷構怨恐事不成禍及于己庾楷歸桓元見

一百十卷

隆安二年密使人自結于元顯云元大失人情眾不爲用若朝廷遣軍已當爲內應元顯大喜遣張法順至京口謀于劉牢之牢之

以爲難法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貳于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于是大治水軍徵兵裝艦以謀討元

元興元年

魏拓跋珪天興五年燕慕容熙光始二年秦姚興宏始四年南燕慕容備德建平三年涼呂隆神鼎二年

安帝隆安五年元興元年

南涼禿髮傁檀安昌元年北涼沮渠蒙遜永安二年西涼李暠三年

春正月庚午朔

是年三月元顯敗復隆安年號

桓元尋改曰大亨元興又改曰永始通鑑自是年迄義熙初元皆不改元興之元不與桓元之篡撥亂世返之正也

下詔罪

狀桓元以尙書令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都督十八州

諸軍事加黃鉞又以鎮北將軍劉牢之爲前鋒都督前將軍譙王

尙之爲後部因大赦改元內外戒嚴加會稽王道子太傅元顯欲

盡誅諸桓中護軍桓修驃騎長史王誕之甥也誕有寵於元顯因

陳修等與元志趣不同元顯乃止誕導之曾孫也張法順言于元

顯曰桓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空斬之以杜奸謀且事之濟不繫

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譙兄弟

以示無貳心若不受命當逆爲之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元

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再三不可又以桓氏世爲荆土所附

桓沖特有遺惠而謙沖之子也乃自驃騎司馬除都督荆益甯梁

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以結西人之心 丁丑燕慕容拔攻魏

令支成克之宿沓干走執魏遼西太守那頡那姓燕以拔爲幽州

刺史鎮令支以中堅將軍遼西陽豪爲本郡太守丁亥以章武公

淵爲尚書令博陵公虔爲尚書左僕射尚書王騰爲右僕射 戊

子魏材官將軍和突攻黜弗素古延等諸部破之初魏主珪遣北

部大人賀狄干獻馬千匹求昏于秦秦王與聞珪已立慕容后止

狄干而絕其昏沒奔于黜弗素古延皆秦之屬國也而魏攻之由

是秦魏有隙庚寅珪大閱士馬命并州諸郡積穀于平陽之乾壁

以備秦柔然社崙方睦于秦遣將救黜弗素古延辛卯和突逆擊

大破之社崙率其部落遠遁漠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斛律部帥

倍侯利擊社崙大爲所敗倍侯利奔魏社崙於是西北擊匈奴遺

種日拔也稽大破之遂吞并諸部士馬繁盛雄于北方其地西至

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旁則小國皆躡騰焉自號豆代可汗

魏收

書作耶豆代魏言駕馭開張也杜佑曰可汗之號起于柔然社

崙嘗言皇帝也而拓跋氏之先通鑑皆言可汗又在社崙之先始

立約束以千人爲軍軍有將百人爲幢幢有帥攻戰先登者賜以

柔然爲魏患自此始

魏主珪聞社崙彊盛

謂尙書崔宏曰柔然之人昔號頑嚚每來抄掠獮犍牛奔遁驅健

牛隨之犍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健牛易之者柔然曰其

母尙不能行而況其子終于不易遂爲敵虜今社崙學中國立法

置戰陳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 禿髮傉檀克顯

美執孟禱而責之以其不早降禱曰禱受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

明公大軍甫至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僭檀釋而禮之徙二千餘戶而歸以禱爲左司馬辭曰呂氏將亡聖朝必取河右人無愚智皆知之但禱爲人守城旣不能全復忝顯任於心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減死且不朽僭檀義而歸之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餓漕運不繼桓元禁斷江路公私匱乏以桴橡給士卒

博雅曰桴桴橈也又曰桴也又桴鼓皮也橡說文曰栲實也。桴音浮栲音流儀音山上聲元謂

朝廷方多變虞必未暇討己可以畜力觀變及大軍將發從兄太傅長史石生密以書報之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于遠近元顯口尙乳臭劉牢之犬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元從之聞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

顯大懼二月丙午帝餞元顯於西池元顯下船而不發以右將軍吳隱之爲都督交廣二州詔軍事廣州刺史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故前後刺史每皆贖貨朝廷欲更嶺南之弊遂用隱之爲刺史去廣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相傳飲其水者廉士攫金隱之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崖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頗謂其矯然隱之行之始終不易 壬子日暈口虹貫口出 癸丑魏常山王遵等至高平沒奔于秦其部眾帥數千騎與剡勃奔秦州魏軍追至瓦亭不及而還盡獲其府庫蓄積馬四萬餘匹雜畜九萬餘口徙其民

于代都

魏以平城爲代都

餘種分逆魏平陽太守武庫復侵秦河東

武庫姓也

長安大震關中諸城盡閉秦人飭兵訓卒以謀伐魏 秦王興立

子泓爲太子大赦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

以爲嗣而狐疑不決久乃立之 姑臧大饑米斗直錢五千人相

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盡閉樵采路絕民請出城爲胡虜奴婢

者日有數百呂隆惡其沮動眾心盡阮之積尸盈路沮渠蒙遜引

兵攻姑臧隆遣使求救于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儁檀

帥騎一萬救之未至隆擊破蒙遜軍蒙遜請與隆盟留穀萬餘斛

遺之而還儁檀至昌松聞蒙遜已退乃徙涼澤段豕民五百餘戶

而還

涼澤卽禹貢之精野釋也 在武威縣東亦曰休屠澤

中散騎常侍張融言于利鹿孤曰

焦朗兄弟據魏安潛通姚氏數爲反覆今不取後必爲朝廷憂利

鹿孤遣僞檀討之期而縛出降僞檀送于西平徙其民于樂都

桓元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爲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

喜將士之氣亦振庾楷謀泄元囚之丁巳詔遣齊王柔之以驕虞

幡宣告荆江二州使罷兵元前鋒殺之柔之子也孝武太元十年以柔

之襲封齊王丁卯元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等攻應陽襄城太守司

馬休之嬰城固守元軍斷洞浦洞浦卽洞口焚豫州舟艦豫州

刺史譙王尚之帥步卒九千陳于浦上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

秋降于元軍尚之眾潰逃于涂中元捕獲之司馬休之出戰而敗

棄城走劉牢之素惡驃騎大將軍元顯恐桓元旣滅元顯益驕恣

又恐己功名愈盛不爲元顯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彊兵欲假元以

除執政復伺元之隙而自取之故不何討元元顯日夜昏酣以牢

之爲前鋒牢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元顯遇之公坐而已牢

之軍凜洲

凜水出凜陽縣在建康東南元顯遣牢之西上擊桓元非其路也晉書劉牢之傳作列洲又桓沖發建康謝安

送至凜洲宋武陵王討元凶勸四月戊午至南州辛酉次凜洲丙寅次江甯今舟行自采石東下未至三山江中有列山卽列洲也列澤聲相近故又爲凜洲張舜民曰過三山十餘里至凜洲自參凜洲過白土嶺入慈湖夾群民擗行聲言湔流之先後水程也

軍劉裕請擊元牢之不許元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曰自古戴

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

之韓信皆事明主爲之盡力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況爲凶愚者

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

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鉤斬祛猶不害爲輔佐

齊桓

公與子糾爭國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子糾死桓公釋管仲之囚而以爲相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于蒲城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法重耳反況元與君無夙昔之怨乎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

國披受納忠

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廿二 晉紀三十二 十六

謝安

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元交通東海中尉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驃騎從事中郎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四海鼎沸天下之重在大人與元元藉父叔之資據有全楚荆晉國三分之二一朝縱之使陵朝廷元威望既成恐難圖也董卓之變將在今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元如反覆手耳但平元之後令我柰驃騎何三月乙巳朔牢之遣敬宣詣元請降元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其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之覺元佐吏莫不相視而笑元叔敬宣為詔議參軍元顯將發問元已至新亭棄船退屯國子學堂辛未陳于宣陽門外軍中相驚言元已至南桁南桁卽朱雀桁在臺城南元顯引兵欲還宮元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潰元顯乘馬走人東府惟張法順一騎隨之

元顯問計于道子道子但對之涕泣元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
元顯送新亭縛于前而數之元顯曰爲王誕張法順所誤耳王
申復隆安年號帝遣侍中勞元于安樂濟元入京師詔解嚴以
元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荆江三
州刺史假黃鉞元以桓偉爲荊州刺史桓謙爲尚書左僕射桓修
爲徐兗二州刺史桓石生爲江州刺史卞範之爲丹陽尹初元之
舉兵侍中王謐奉詔詣元元親禮之及元輔政以謐爲中書令謐
導之孫也新安太守殷仲文觀之弟也元姊爲仲文妻仲文聞元
克京師棄郡投元元以爲咨議參軍劉邁往見元元曰汝不畏死
而敢來邪邁曰射鉤斬祛并邁爲三元悅以爲參軍

邁折元事見
一百八卷孝

武太元
十七年癸酉有司奏會稽王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

吳孫皓寶鼎二年分豫章長沙廬陵立安成郡唐吉州安福縣及袁州諸縣皆其地也劉昫曰安福縣吳安成郡治斬元顯

及東海王彥璋彥璋元顯之子隆安初使都東海王後譙王尚之庾楷張法順毛泰

等于建康市桓修爲王誕固請得流嶺南將行親故皆離棄之惟

功曹張邵情意彌謹流涕追送時變亂饑饉又饋送其妻子元以

劉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劉敬宣請

歸諭牢之使受命元遣之敬宣勸牢之襲元牢之猶豫不決移屯

班瀆班瀆在蘇洲西南私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于廣陵舉兵以匡

社稷卿能從我去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

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豈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

口耳反服謂反初服也雖騷曰還將修吾初服此言釋戎服而服常服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

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牢之以討孫恩功進號鎮北將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元

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于是牢之大集僚佐議

據江北以討元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于反將軍往年反

王兗州

王兗州
謂王恭

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

立語舉擢出佐更多散走牢之懼使做宣至京口迎家失期不至
牢之以爲事已泄爲元所殺乃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做宣
至不暇哭卽渡江奔廣陵將吏共殞殮牢之以其喪歸丹徒元令

斲棺斬首暴尸於市牢之素以壯勇稱面色紫赤須目驚人且沈

毅多計畫故謝元用以成功但以見義不明立心反覆遂自取其

敗爲世所嗤 大赦改元大亨 桓元讓丞相荆江徐三州改授

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揚州牧領豫州刺史總百揆以瑯邪王德

文爲太宰 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俱奔洛陽各以子弟爲質

于秦以求救秦王興與之符信使于關中募兵得數千人復還屯
彭城開 孫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
死亡殆盡恩恐爲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及妓妾從死者以百
數謂之水仙餘眾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誕之曾孫也
雙眸炯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奔碁之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
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太尉元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爲
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惠遠者雁門樓煩人也幼而好
學年十三游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老莊宿儒先進莫不服其深
致頗工弩射嘗于鶴窟射得一鶴雛復欲射其鶴母鶴伏不動視
之已死矣疑其以愛子致死剖視之腸皆寸斷于是放弩發誓提
心年二十一聞釋道安講般若經豁然開悟歎曰九流異議皆糠

批耳遂投簪受業精思誦誦以夜續晝安常臨眾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後隨安南遊襄陽值秦將苻丕入寇乃分張徒屬各隨所往普德臨岐皆蒙誨益惟遠不開一言卽跪請曰獨無訓敕懼非人類安曰如汝者又何所慮遠乃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太元六年至尋陽見廬山開曠可以息心欲立精舍以居釋慧永先居山之西林欲邀同止而遠學侶浸眾永乃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宏道而貧道所棲隘不可處可爲創闢時遠夢山神告之曰此山足可棲神願毋他往其夕大雨雷震詰旦林麓廣闊素沙布地楸楠文梓充布地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感乃爲建剎名其殿曰神運以在慧永舍東故號東林時太元十一年也先是尋陽陶侃刺廣州漁人見海中有神光網之得金像文殊誌云阿育

王所造侃以送武昌寒溪主僧及侃督江州迎像將還至舟而颺
及茲寺成遠至江上虔禱之像忽浮出遂迎至神運殿造重閣以
覆之於是謹力息心之士不期而至者慧永慧持道生曇順僧叡
曇恆道員曇詵道敬佛馱耶舍佛馱跋陀羅名儒劉程之張野周
續之張詮宗炳雷次宗等結社念佛世號十八賢遠神貌嚴肅瞻
仰者心戰沙門有持如意致獻者不敢陳白竊留座隅而去法師
慧義強正少可謂遠弟子慧寶曰諸君膚淺故于遠公望風推服
耳因至山觀之值遠講法華欲致難輒內悸流汗出謂慧寶曰此
公言貌誠可敬服殷仲堪任荊州人山辰敬與遠俱臨北澗松下
其談易道終日忘倦仲堪歎曰師智識深明實難庶幾先是東土
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耳遠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

變無變之理豈有窮邪乃著法性論十四篇鳩摩羅什在關中見而歎曰邊方未見經便闡理合秦主興欽風以大智論新譯致書求敘遠以其文繁廣乃鈔其要爲二十卷而爲之敘桓元征殷仲堪要遠出虎溪稱疾不往元將入山左右曰昔殷仲堪禮敬于遠請公勿屈元曰仲堪死人耳及進見之不覺膝屈所懷問難不復敢發及語至征討遠卽不答遠居山三十年迹不入俗惟以淨土克勤爲念弟子中或有情者遠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竝明耳執經登座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王謚嘗與遠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旣履順而游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于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

得之爲復酬來信耳人皆稱遠善誘遠繫池植白蓮與時賢共結蓮社謝靈運欲入社中還以其心雜不許而作書招陶淵明淵明曰若許我飲酒則來遠卽沽酒以引之淵明乃至或有時暫來聞鐘聲便撇耜回去遠問之而不可得又欲招范甯入社甯亦不可往遠所居東林流泉而寺下入于溪每送客過溪輒有虎號鳴因名之爲虎溪遠行未嘗過之後因淵明與道士陸修靜至語道契合不覺過溪虎吼驟鳴因相與大笑而別世傳爲三笑圖

附錄 慧永姓潘

氏河內人年十二出家事沙門竺曇現太元初至尋陽刺史陶範索把道風乃留憩廬山舍宅爲西林以奉永永布衣蔬食清心克己容常含笑語不傷物峯頂別立茅屋時往講思至其室者常聞異香因號香谷一虎同居人至輒驅去遠公居東林三十年影不出山永居西林亦如之嶺南將軍何無忌領驛陽至虎溪請遠公及永遺公持名望從徒百餘高僧華論舉止可觀永衲衣半歷袴錫提鉢松下飄然而至無忌謂眾曰永公清散之風可多于遠師也永標誠植願動有安養義熙十年在疾忽敝衣求屣欲起眾驚

問之曰佛來也言終而化吳香七日方歇 養生姓顧氏姓鹿人
幼從竺法汰出家披對經誦一覽能誦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
明辨雖宿學莫敢抗游學長安從羅什受業論從咸仰神悟嘗
喟然歎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機文妙通員義若忘釜得
魚始可與言道矣于是校閱其格精練空有研思因製乃立善不
受累及頓悟成佛義又著二論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土論應有
依生論能單讀說妙有通旨記而釋云除一闢提皆有佛性道生
云人稟質二儀皆有涅槃正因闢提亦舍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
蓋是經來未盡耳遂唱闢提有佛性時大本未薄孤明先發講學
附黨以爲背經惡共擯之道生遂游吳登虎邱山聚石爲徒講涅槃
經至闢提處則說有佛性因而問石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石
石盡爲點頭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闢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
性于是諸師皆愧服旋投廬山預進社久之還都止青霞寺宋文
帝大會沙門賜食食至翠巖過中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
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大眾從之莫不歎其機辯 應
持遠同母弟也幼讀書一日所記常敵人十年十八與兄同事
道安持身長八尺衲衣垂膝遠在廬山徒屬三百持爲上首隆安
三年弟兄入蜀達雷之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持曰滯情愛聚者
本不應出家今既制欲求道正以西方爲期耳卽振然而別至成
都鳩鵲居龍淵寺大宏佛法升其堂者號登龍門傳燈錄云宋政
和三年嘉州奏本部路旁有大古樹因風吹折中有一僧禪定須
髮被體指瓜繞身徽宗敲肩與入京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碧出

其定問何代人僧曰我東林遠法師之弟惠持也因游峨眉山入定于樹耳遂問遠師無恙乎賦曰遠師晉人化去七百年矣持不復語藏問師既至此將欲何歸持曰維雷縣復入定帝乃製偽送之曰七百年來古老雖定中消息有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勢木

甲戌燕大赦

河西王秃髮利鹿孤寢疾遣令以國事授

弟儁檀初秃髮思復健愛重儁檀謂諸子曰儁檀器識非汝曹所

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于弟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

事皆委于儁檀利鹿孤卒儁檀襲位更稱涼王

自此史稱秃髮氏爲南涼

改元

宏昌遷于樂都諡利鹿孤曰康王

夏四月太尉元出屯姑孰辭

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于尚書令桓謙及

卞範之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于禍亂及元初至黜姦佞擢儁

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旣而元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

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飢寒由是戾心失望三吳

大饑戶口減半曾稭減什三四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紬懷

金玉閉門相守餓死 乞伏熾磐自西平逃歸苑川

乞伏熾磐送熾磐于西平

見上卷歷安四年南涼王儁胤歸其妻子乞伏乾歸使熾磐入朝于秦秦

王興以熾磐爲興晉太守尋遣使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 五

月盧循自臨海入東陽太尉元遣撫軍中兵參軍劉裕將兵擊之

循敗走永嘉 高句麗攻宿軍

宿軍城在龍城東北

燕平州刺史慕容歸棄

城走 秦主興大發諸軍遣弟義陽公平尙書右僕射狄伯支等

將步騎四萬伐魏興自將大軍繼之以尙書令姚晃輔太子泓守

長安沒弈干權鎮上邽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平攻魏乾城

魏正乾城十六

國春秋作乾歷下無遂據柴壁四字今依載記補之六十餘日拔之遂據柴壁秋七月魏主

珪遣毗陵王順及豫州刺史長孫肥將六萬騎爲前鋒自將大軍

繼發以擊之 八月太尉元諷朝廷以元平元顯功封豫章公平殷楊功封桂陽公并本封南郡如故元以豫章封其子昇桂陽封其兄子俊又矯詔爲桓溫諱有姓名同者一皆改之初溫生未期溫嶠見而異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號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

其父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至是

果如其言

魏主珪至永安

永安本漢縣屬河東郡順帝改曰永安晉屬平陽郡唐晉州之霍邑

縣本永安縣也晉道元曰永安故霍伯之都也縣有霍太山

秦義陽公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

覘魏軍長孫肥逆擊盡擒之平退走珪追之乙巳及于柴壁平嬰

城固守魏軍圍之秦主興將兵四萬七千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

餽平

柴壁在汾東天渡蓋汾津之名在汾水西岸

魏主珪問計于博士李先弆曰天兵

法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兵家所忌今秦皆犯之臣聞兵

以正合戰以奇勝如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宏及其未到
之前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然後以降
下神策觀時而動興欲進不得退又乏糧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培
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拒興之入廣武將軍安同曰汾東有
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則
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爲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
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興至蒲阪憚魏之疆久乃進兵
甲子珪帥步騎三萬逆擊興于蒙阮之南斬首千餘級興退走四
十餘里平亦不敢出但使人燒圍百步而已珪乃分兵四據險要
甯絕蒙阮之口東杜新坂之隘守天渡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絕坐
甲而擒之又緣汾帶岡樹柵數十里以衛芻牧者使秦兵不得近

柴壁九月興從汾西下營憑壑爲壘欲以自固又遣敗于騎乘西岸闚視魏軍乃東柏材從汾水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鉤取以爲薪蒸珪度興必攻西圍乃命修壘增廣之至夜興攻西圍梯短不及棄之壘中而還又分其眾臨汾爲壘叩過水門與平相望魏因固守南橋絕其水口秦軍於是內外隔絕士卒喪氣冬十月平糧竭矢盡勢甚窘急夜悉眾突西南圍求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爲應興夜聞聲欲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望興攻圍引接但叫呼相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計窮乃帥麾下赴水死諸將多從平赴水珪使善游者鉤捕之無得免者執狄伯支及越騎校尉唐小方等四十餘人餘眾三萬餘人皆斂手就擒興坐視其窮力不能救舉軍慟哭聲震山谷數遣使求和于魏珪不許乘勝進攻

蒲阪秦晉公緒固守不戰會柔然謀伐魏珪聞之戊申引兵還或
告太史令暹崇及崇弟黃門侍郎懿潛召秦兵珪至晉陽賜崇懿
死崇善天文術數珪既克平於柴壁于時月暈左角蝕將盡崇奏
曰占爲角蝕將死珪乃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
犍數百頭同日斃于路側天下之牛死者什七八麋鹿亦多死懿
雖明辯而才不及崇好矜容儀被服僭度音聲甚類魏主珪左右
每聞其聲莫不驚竦珪因而惡之故因家人之告而兄弟皆見殺

秦徙河西豪右萬餘戶于長安 太尉元殺吳興太守高素將

軍竺謙之及謙之從兄朗之劉襲并襲弟季武皆劉牢之北府舊
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邀司馬休之劉故宣高雅之等共據山陽

沈約曰山陽本射陽縣境地名義熙土斷始分
廣陵郡立山陽郡及山陽縣唐楚州卽其地 欲起兵攻元不克

而走將軍袁虔之劉壽高長慶郭恭等皆往從之將奔魏至陳留南分爲二輩軌休之雅之敬宜奔南燕虔之壽長慶恭奔秦魏主珪初聞休之等當來大喜後怪其不至令兗州求訪獲其從者問其故皆曰魏朝威聲遠被是以休之等咸欲歸附既而聞崔逞被殺崔逞死見上卷三年故棒一國珪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頗見優容南

涼王儁攬攻呂隆于姑臧 燕王熙納故中山尹苻謨二女長曰

娥娥爲貴人幼曰訓英爲貴嬪貴嬪尤有寵丁太后怨恚與兄子

尙書信謀廢熙立章武公淵事覺熙逼丁太后令自殺葬以后禮

謚曰獻幽皇后十一月戊辰殺淵及信辛未熙敗于北原龍城北原也

石城令高和石城縣漢屬北平郡燕屬建德郡與尙方兵于後作亂殺司隸校尉

張顯入掠宮殿取庫兵脅營署閉門乘城熙馳還城上人皆投仗

開門盡誅反者惟和走免甲戌大赦 魏以庚岳爲司空 十二

月辛亥魏主珪避雲中柔然可汗社崙聞珪伐秦自參合陂侵魏

至豺山

豺山在善無縣北魏天興六年築宮于此

及善無北澤魏常山王遵以萬騎追

之不及而還

太尉元使御史杜林防衛會稽文孝王道子至安

成林承元旨酖道子殺之 沮渠蒙遜所署西郡太守梁中庸叛

奔西涼蒙遜聞之笑曰吾待中庸恩如骨肉而中庸不我信但自

負耳孤豈在此一人邪乃盡歸其孥西涼公嵩問中庸曰我何如

索嗣中庸曰未可量也嵩曰嗣才度若敵我者我何能于千里之

外以長繩絞其頸邪中庸曰智有短長命有成敗殿下之與索嗣

得失之理臣實未之能詳若以身死爲負計行爲勝則公孫瓚豈

賢于劉虞邪嵩默然 袁茂之等至長安秦主興問曰桓元才略

何如其父卒能成功乎虔之曰元乘晉室衰亂盜據宰衡猜忌安忍刑賞不公以臣觀之不如其父遠矣今元已執大柄其勢必將篡逆正可爲他人驅除耳興善之以虔之爲廣州刺史是歲秦主興立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謚悳璞賈遠裕國兒皆爲公遣梁斐張樞拜禿髮儁檀爲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爲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暘爲安西將軍高昌侯秦鎮遠將軍趙曜帥眾二萬西屯金城建節將軍王松恩帥騎助呂隆守姑臧松恩至魏安儁檀弟文眞擊而虜之儁檀大怒送松恩還長安深自陳謝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三十三起元興二年
盡元興三年

安皇帝戊

元興二年

魏拓跋珪天興六年燕慕容熙光始三年秦姚興宏始五年南燕慕容德建平四年南涼光長壽趙宏

昌二年北涼沮渠蒙遜永安三年西涼李歆四年是歲涼亡

春正月盧循使其黨徐道覆寇東

陽二月辛丑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道覆循之姊夫也南燕地

震在樓之雞皆飛散乙卯以太尉元爲大將軍丁巳元殺冀

州刺史孫無終元上表請帥諸軍埽平關洛旣而諷朝廷下詔

元上表請帥諸軍埽平關洛旣而諷朝廷下詔

不許乃云奉詔故止元初欲飭裝無他處分先命作輕舸載服玩
書畫或問其故元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眾皆笑
之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南燕主備德故吏趙融自長安
來始得母兄凶問備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動經旬餘幾于不振
會前尚書孫默自冀州適至以白酒解之乃瘳司隸校尉慕容達
謀反遣牙門皇璆攻端門殿中帥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黃門孫進
扶備德踰城匿于進舍段宏等聞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備德入
宮誅赤眉等遂出奔魏初備德優遷徙之民使之長復不役民緣
此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以避課役尚書韓諱請加
隱殿隱殿度其賢諱音提備德從之使諱巡行郡縣得蔭戶五萬八千諱
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害泰山賊王始聚眾數萬自稱太

平皇帝署置公卿南燕桂林王鎮討禽之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安在始曰太上皇蒙塵于外征東征西爲亂兵所害其妻怒之曰君正坐此口以至此奈何爾始曰皇后不知自古豈有不亡之國朕卽崩矣終不改盜號也 五月燕王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于苑內基廣五百步峰高十七丈 秋七月戊子魏主珪北巡作離宮于豺山平原太守和跋奢豪喜名珪惡而殺之使其弟毗等就與訣跋曰灑北土瘠可遷水南勉爲生計且使之背己曰爾何忍視吾之死也毗等諭其意詐稱使者逃入秦珪怒滅其家中壘將軍鄧淵從弟尙書郎暉與跋善或譖諸珪曰毗之出亡暉實送之珪疑淵知其謀賜淵死 南涼王儉植及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隆隆患之秦之謀臣言于秦王與曰隆

藉先世之資專制河外今雖飢窘尙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不爲
吾有涼州險絕土田饒沃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興乃遣使徵呂超
入侍隆念姑臧終無以自存乃因超請迎于秦興遣尙書左僕射
齊難鎮西將軍姚詒左賢王乞伏乾歸鎮遠將軍趙曜帥步騎四
萬迎隆於河西南涼王儼檀掘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八月齊難
等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勞隆勸難擊沮渠蒙遜蒙遜使臧
莫孩拒之敗其前軍難乃與蒙遜結盟蒙遜遣弟挈入貢于秦難
以司馬王尙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闕松爲倉松
太守倉松卽漢昌松縣郭將爲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宗族僚屬及民
萬戶于長安載記曰自光至隆十三載而風興以隆爲散騎常侍超爲安定太守
自餘文武隨才擢敘初郭騰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詳

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遷王尙卒代之靡從乞伏乾歸降秦以爲滅秦者晉也遂來奔秦人追得殺之 沮渠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

信臨松太守孔篤皆驕恣爲民患蒙遜曰亂吾法者二伯父也皆

逼之使自殺

秦使者梁斐張構至張掖

改正梁斐張構本二人通鑑作梁構誤矣今從

十六國春秋改正

蒙遜問曰禿髮儁植爲公而身爲侯何也

秦封儁植爲廣武公封蒙

遜爲西海侯事見上卷上年

構對曰儁植凶狡款誠未著故朝廷以重爵虛名

羈縻之將軍忠貫白日當入贊帝室豈可以不信相待也聖朝爵

必稱功如尹緯姚晃佐命之臣齊難徐洛一時猛將爵皆不過侯

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

事見四十三卷

漢光武建武十三年

不意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卽封張掖而更

遠封西海耶構曰張掖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欲廣大

將軍之國耳蒙遜悅乃受命

荊州刺史桓偉卒大將軍元以桓

修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元曰謙修兄弟專據內外權勢太重

元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爲荊州刺史石康豁之子也

劉裕破盧

循于永嘉追至晉安

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立晉安郡今泉州南安縣卽其地宋白曰東晉南渡衣冠士族多

萃此地以求安堵因

立晉安郡階爲泉州屢破之循浮海南走何無忌潛詣裕勸裕于

山陰起兵討桓元裕謀於土豪孔靖靖曰山陰去都道遠舉事難

成且元未篡位不如待其已篡於京口圖之裕從之靖愉之孫也

九月魏主珪如南平城

愍帝建興元年代公齊肅城盛樂以爲北都修故平城以爲南都更南百里于

壘水之錫黃瓜堆築新平城所謂南平城也唐朔州西南有新城卽其地

規度灑南將建新都

侍中

殷仲文散騎常侍下範之勅大將軍元早受禪陰撰九錫文及冊

命以桓謙爲侍中開府錄尚書事王謐爲中書監領司徒桓胤爲

中書令加桓修撫軍大將軍胤沖之孫也丙子冊命元爲相國總
百揆封十郡爲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桓謙私問彭城
內史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掛讓卿以爲何
如裕志欲圖元乃遜詞答曰楚王宣武之子勳德蓋世晉室微弱
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新野人
庾仄殷仲堪之黨也聞桓偉死石康未至乃起兵襲雍州刺史馮
該于襄陽走之仄有眾七千設壇祭七廟云欲討桓元江陵震動
石康至州發兵攻襄陽仄敗奔秦 高雅之表南燕主備德請伐
桓元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中書侍郎韓範亦上
疏曰今晉室衰亂江淮南北戶口無幾戎馬單弱重以桓元悖逆
上下離心以陛下神武發步騎一萬臨之彼必土崩瓦解兵不戩

行矣得而有之秦魏不足敵也拓地定功正在今日失時不取彼之豪傑誅滅桓元更修德政豈惟建康不可得江北亦無望矣備德曰朕以舊邦覆沒欲先定中原乃平蕩荆揚故未南征耳其令公卿議之因講武城西步卒三十七萬人騎五萬三千匹車萬七千乘公卿皆以爲元新得志未可圖乃止 冬十月楚王元上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又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寮集賀用爲己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于己時獨無求得西朝隱士安定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爲著作郎使希之固辭不受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又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孔琳之議曰洪範入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故聖王制無用之

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
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費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
多又勞煩于商販之手耗棄于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于自漢故
鍾繇曰巧僞之人競糴溼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
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故魏
人舉朝大議復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于已試矣今
錢旣用而復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
困此斷錢之弊也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
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于叔世必有踊貴之尤肉刑何可復也
元制作紛紜志無一定變更回復卒無所施行性復貪鄙人士有
法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蒲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 乙

卯魏主珪立其子嗣爲齊王加位相國紹爲清河王加征南大將軍熙爲陽平王曜爲河南王曜五歲嘗射雀于珪前中之珪驚歎及長武藝絕人 丁巳魏將軍伊謂帥騎二萬襲高車餘種袁紇烏頻十一月庚午大破之 詔楚王元行天子禮樂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丁丑卞範之爲禪詔使臨川王寶通帝書之寶晞之曾孫也庚辰帝臨軒遣兼太保領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王午帝出居永安宮癸未遷太廟神主于琅邪國穆章何皇后及琅邪王德文皆徙居司徒府百官詣姑孰勸進十二月庚寅朔元築壇于九井山北

九域志太平州有九井山今太平州古姑孰之地也

蘇湖縣南有溪猶曰姑孰溪北征記云九井山在丹陽壬辰卽皇帝位國號大楚冊文多非薄晉室或諫之元曰揖讓

之文正可陳之于下民耳豈可欺上帝乎大赦改元永始以南康

之平固縣

武帝太康三年以襄陵南郡都尉立南康郡平固吳所置平固縣也太康元年更名平固九域志虔州續志有

平固

封帝爲平固王降何后爲零陵縣君琅邪王德文爲石陽縣

公武陵王遵爲彭澤縣侯追尊父溫爲宣武皇帝廟號太祖南康

公主爲宣皇后封子昇爲豫章王以會稽內史王愉爲尙書僕射

愉子相國左長史綏爲中書令綏桓氏之甥也戊戌元入建康宮

登御座而牀忽陷羣下失色股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

元大悅梁王珍之國臣孔璞奉珍之奔壽陽珍之弟之曾孫也

戊申燕王熙尊燕主垂之貴嬪段氏爲皇太后段氏熙之慈母也

己酉立苻貴嬪爲皇后大赦 辛亥桓元遷帝于尋陽 燕以衛

尉悅眞爲青州刺史鎮新城光祿大夫衛駒爲并州刺史鎮凡城

癸丑納桓溫神主于太廟桓元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多

得原放有干輿乞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 是歲魏主珪始命有司制冠服以品秩爲差然法度草創多不稽古

甲元興三年

魏拓跋珪天賜元年燕慕容熙光始四年秦姚興去始六年南燕慕容德建平五年北涼沮渠蒙遜承

安四年西涼李皓五

年是歲南涼去年號

春正月帝在尋陽 桓元立其妻劉氏爲皇

后劉氏喬之曾孫也

劉喬見八十六卷 惠帝永興二年

元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

顯不復追尊立廟散騎常侍徐廣曰敬其父則子悅

孝經載孔子之言 請

依故事立七廟元曰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晉立七廟宣帝不得

正東向之位何足法也祕書監卞承之謂廣曰若宗廟之祭果不

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廣邈之弟也元自卽位心常不自安

二月己丑朔夜澇水入石頭流殺人甚多譙譚震天元聞之懼曰

奴輩作矣元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不體

謂字之上 下偏弱不

合體也

或片詞之謬必加糾撻以示聰明尚書答詔誤書春蒐爲春

蒐自左丞王納之以下凡所關署皆被降黜或于注直官或自用

令史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

又性好遊畋或一日數出遷居東官更繕宮室土木並興督迫嚴

促朝野騷然思亂者眾元遣使加益州刺史毛璩

璩音渠

散騎常侍

左將軍璩執留元使不受其命璩寶之孫也元以桓希爲梁州刺

史分命諸將戍三巴以備之

三巴巴郡巴西也杜佑曰渝州古巴西謂之三巴以斷白二水東南

據曲折三同如巴字也

璩傳檄遠近列元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

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帥眾進屯白帝

劉裕從

徐兗二州刺史安成王桓修入朝元謂王謚曰裕風骨不凡蓋人

傑也每游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元后劉氏有智鑒謂元曰劉

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元曰我方平

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耳元以桓宏為

青州刺史鎮廣陵刁逵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宏修之弟逵彝之子

也刁彝見一百三卷劉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晉室

劉邁弟毅家于京口亦與無忌謀討元無忌曰桓氏弑盛其可圖

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苟為失道雖彊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謂

大事難得一人為主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有劉

下邳裕先領下邳太守故稱之無忌笑而不答遂以告裕遂與毅定謀初太原

王元德及弟仲德為苻氏起兵攻燕主垂不克來奔王徽字元德

名犯宣元二帝諱故以字行仲德為朝廷以元德為安農太守仲

德見桓元稱帝謂人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

以成大事平昌孟昶爲青州主簿

平昌縣漢屬城陽國文帝分城陽立平昌郡後省晉惠帝又

立平昌郡其地今屬密州安邱縣界

桓宏使昶至建康元見而悅之謂劉邁曰素士

中得一尙書郎卿與其州里衛相識否邁素與昶不善對曰臣在

京口不聞昶有異能惟聞父子紛紛更相贈詩耳元笑曰止昶聞

而恨之既還京口裕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平昶曰今

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啣耳于是裕毅無忘元德仲德昶及裕弟道

規任城魏詠之

任城縣前漢屬東平國後漢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爲任城國而任城縣屬焉晉氏南渡省任城郡

爲任城縣屬高平郡

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河內太守隴西辛扈興鎮

威將軍東莞童厚之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爲桓宏中兵參軍裕使

毅就道規及昶于江北共殺宏據廣陵長民爲刁逵參軍使長民

殺逵據歷陽元德扈興厚之在建康使之聚眾攻元爲內應刻期

齊發孟昶妻周氏富于財昶謂之曰劉邁毀我于桓公使我一生淪陷我決當作賊卿幸早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常于奚官中奉養大家周禮注曰古者從坐男女役入縣官爲奴其少才智以爲奚今之侍史白婢或曰奚官女胥志奚官令屬少府義無歸志也昶悵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中兒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昶弟顛妻周氏之從妹也周氏給之曰昨夜夢殊不祥門內絳色物宜悉取以爲厭勝妹信而與之遂盡縫以爲軍士袍何無忌夜于屏風裒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少有志節牢之爲桓元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至是乃登橙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呂母事見三十八卷王莽天鳳四年旣孤其誠常恐壽促

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元必
敗與事必成之理以勸之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眾得
百餘人丙辰詰旦京口城闕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眾隨
之齊入卽斬桓修以徇裕哭之慟厚加殯斂修司馬刁宏帥文武
佐吏來赴裕登城謂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輿返正于尋陽郭江州
謂郭桓
也我等竝被密詔誅除逆黨今日賊元之首已當臬于大航矣諸
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爲宏等信之收眾而退裕問無忌曰
今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
穆之也裕曰吾亦識之卽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譟聲晨起
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直視不言者久之旣而返室城布裳爲袴
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

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卒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于坐署主簿孟昶勸桓宏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宏方噉粥卽斬之因收眾濟江裕使毅誅刁宏先是裕遣同謀周安穆入建康報劉邁劉雖酬許意甚惶懼安穆慮事泄乃馳歸元以邁爲竟陵太守邁欲亟之郡是夜元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元已知其謀晨起白之元大驚封邁爲軍安侯旣而嫌邁不執安穆使得逃去乃殺之悉誅元德冠興厚之等眾推劉裕爲盟主總督徐州事以孟昶爲長史守京口檀憑之爲司馬彭城人應募者裕悉使郡主簿劉鍾統之丁巳裕帥二州之眾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曰逆臣桓元陵虐人鬼阻兵荆郢

肆異都邑踰年之閒遂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沈淪七
廟毀墜夏后之惟泥穉有漢之遭莽卓方之于茲未足爲喻自元
篡逆于今歷年亢旱彌時民無生氣加以士庶疲于轉輸文武困
于造築父子乖離室家分散豈惟大東有杼柚之悲標梅有傾筐
之怨而已哉凡在有心誰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啟處
者也是故荷戈奮袂志在畢命今益州刺史毛璩已定荆楚江州
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返正于尋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竝帥部
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已據歷陽同力協契文武爭先
庶上憑祖宗之靈下罄義夫之節翦馘逆蕩清京鞏公侯諸君
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寵而竝俛首猶豎無由自效願瞻周道宵
不弔乎今日之舉良其會也元覽檄遂移還上宮召侍官皆入止

省中加揚州刺史新野王桓謙征討都督以殷仲文代桓修爲徐
亮二州刺史謙等請亟遣兵擊裕元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
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罽于覆舟山以待之彼空
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陳勿與
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擊之乃遣頓
邱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臯甫敷相繼北上先是裕造遊擊將軍
何澹之左右見裕光曜滿室以告澹之澹之以白元元不以爲意
至是聞其起兵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
慮之深元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擄捕一擲
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其舉大事何謂無成 南涼王儁檀畏秦
之彊乃去年號罷尙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尙使于秦秦王興曰車

騎獻款稱藩而擅興兵造大城豈爲臣之道乎

興拜母植爲車尙騎時軍故稱之尙

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也市騎僻在遐藩密邇勦寇蓋

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興善之僣柩求領涼州興

不許

初袁真殺朱恚

見一百二卷每西公太和五年

恚弟綽逃奔桓溫溫克壽

陽綽帆發真棺戮其尸溫怒將殺之桓沖請而免之綽事沖如父

沖斃綽隰血而卒劉裕克京口以綽子齡石爲建武參軍

裕本爲建武將

軍以齡石

參其軍事三月戊午朔裕軍與吳甫之遇于江乘

江乘漢舊縣屬丹楊郡成帝咸

康元年桓溫領琅邪太守領江乘之蒲洲奉

將戰齡石言于裕曰

齡石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裕義而許之甫

之元驍將也其兵甚銳裕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眾皆披靡卽斬

甫之進至羅落橋

羅落橋在江乘縣南

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甯遠將軍檀

憑之敗死裕進戰彌厲敷圍之數重裕倚大樹挺戰敷曰汝欲作何死拔戟將刺之裕瞑目叱之數辟易裕黨俄至射敷中頤而踣裕援刀直進敷曰君有天命以子孫爲託裕斬之厚撫其孤裕以檀憑之所領兵配參軍檀祇憑之之從子也元閏二將死大懼召諸道術人推筭及爲厭勝問羣臣曰朕其敗乎吏部郎曹靖之對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元曰民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濱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元曰卿何不諫對曰蠶上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元默然使桓謙及游擊將軍何潛之屯東陵建康之西有西陵其東有東陵東陵在覆舟山東北侍中後將軍卞範之屯覆舟山西眾合二萬己未裕軍食畢悉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羸弱登山張旗幟爲疑兵敷道竝前布滿山谷元偵候

者還

慎言謂夫聲亦音不聲

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元益憂恐遣武衛將軍

庚贖之帥精卒副援諸軍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畏服裕莫有圖

志裕與劉毅等分爲數隊進突謙陳裕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戰

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炎燦天

鼓噪之音震動京邑謙等諸軍大潰元時雖遣軍拒裕而走意

已決潛使領軍將軍殷仲文具舟于石頭聞謙等敗帥親信數千

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溶出南掖門遇前相國參軍胡藩

執馬鞅諫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受累世之恩

不驅令一戰一旦舍此欲安之乎元不對但舉策指天因鞭馬而

走西趨石頭與仲文等浮江南走經日不食左右進粗飯元咽不

能下昇時方數歲抱其背而撫之元悲不自勝裕入建康王仲德

能下昇時方數歲抱其背而撫之元悲不自勝裕入建康王仲德

抱元德子方回出候裕裕于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哭追贈元德給事中以仲德爲中兵參軍裕止桓謙故營遣劉鍾據東府庚申裕屯石頭城立置臺總百官於相溫神主于宣陽門外造晉新主納于太廟遣諸將追元尙書王琨帥百官奉迎乘輿誅元宗族在建康者裕使滅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裕問熹卿得無欲此乎熹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家雖復不肖實無情于樂裕笑曰聊以戲卿耳熹識之弟也壬戌元司徒王謐與眾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爲侍中領司徒揚州刺史錄尙書事謐推裕爲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劉毅爲青州刺史何無忌爲琅邪內史孟昶爲丹陽尹劉道規爲義昌太守裕始至建康諸大

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卒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動止咨
馬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
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元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
眾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
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初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
不得發刁遠執長民檻車送桓元至當利而元敗送人其破檻出
長民還趨歷陽遠棄城走爲其下所執斬于石頭子姪無少長皆
死惟赦其季弟給事中騁遠故吏匿其弟子雍送洛陽秦王興以
爲太子中庶子裕以魏詠之爲豫州刺史鎮歷陽諸葛長民爲宣
城內史初裕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賤之裕嘗自京都還息
于逆旅逆旅嫗曰室內有酒自入取之裕入室飲于盎側醉臥地

時王謐有門生居在丹徒還家亦至此逆旅逆旅媼曰劉郎在室可入共飲酒門生入室驚出謂媼曰室內那得此異物媼遽入見裕已覺矣媼密問向何所見門生曰見有一物五彩如蛟龍非劉郎也門生還以白謐謐戒使勿言而陰與結廬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遠擗藉不時輸直遠縛之馬柳謐見之賣遠而釋之代之還直由是裕深憾遠而德謐

蕭方等曰

蕭方等梁元帝之屬長子選三十國春秋

夫蛟龍潛伏魚蝦襲之是以漢

高敖雍齒魏武免梁鵠

漢靈帝時梁鵠為選部尚書魏武欲為帝賜令鵠以為北都尉董卓之亂鵠奔

劉表魏武破荊州鵠懼而自縛詣門使在秘書以勤書自效

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

隙也今王謐為公刁遠亡族酬恩報怨何其狹哉

桓元尚書左僕射王愉及愉子荊州刺史綏謀襲裕事泄族誅綏

弟子慧龍爲僧彬所匿得免祿世之子也王氏自和父漢雁門太守澤已有名稱歷湛承述以至坦之皆有名德愉弟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比至是而滅 魏以中土蕭條詔縣戶不滿百者罷之 丁卯劉裕遷鎮東府 桓元至尋陽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辛未元逼帝西上劉毅帥何無忌劉道規等諸軍追之元留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與郭昶之守湓口元于道自作起居注敘討劉裕事自謂經略舉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奔敗專覃思著述不暇與羣下議時事起居注旣成宣示遠近 丙戌劉裕稱受帝密詔以武陵王遵承制總百官行事加侍中大將軍因大赦惟桓元一族不宥 劉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旣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旣吞矣吾其復

本土乎乃與高雅之結青州大姓及鮮卑豪帥謀殺南燕主備德以司馬休之爲主備德以劉軌爲司空甚寵信之雅之欲邀軌同謀敬宣曰劉公衰者有安齊之志不可告也雅之卒告之軌不從謀頗泄敬宣等南走南燕人收軌殺之追及雅之又殺之敬宣休之至淮泗聞桓元敗遂來歸劉裕以敬宣爲晉陵太守南燕主備德聞桓元敗命北地王鍾等將兵欲取江南會備德有疾而止夏四月己丑武陵王遵入居東宮內外畢敬遷除百官稱制書教稱令書以司馬休之監荆益梁甯秦雍六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庚寅桓元挾帝至江陵桓石康納之元更署置百官以下範之爲尙書僕射自以奔敗之後恐威令不行乃更增峻刑罰嚴益離怨殷仲文諫元怒曰今以諸將失律天文不利故還都舊楚

而羣小紛紛妄興異議方當糾之以猛未可施之以寬也荆江諸郡聞元播越有止表奔問起居者元皆不受更令所在賀遷新都

初王謐爲元佐命元臣元之受禪謐手解帝璽綬及元敗眾謂

謐宜誅劉裕特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綬所在謐內不自

安逃奔曲阿劉昫曰唐潤州丹陽縣古曲阿縣地裕賤白武陵王迎還復位桓元

兄子散引氏帥楊秋寇歷陽魏冰之帥諸葛長民劉敬宣劉鍾英

擊破之斬楊秋于練固練固在歷陽西北桓元使武衛將軍庾稚祖江

夏太守桓道恭帥數千人就何澹之等共守湓口何無忌劉道規

至桑落洲桑落洲在湓城東北大江中杜佑曰桑落洲在江州都昌縣漢之彭澤縣也庾戍澹之等引

舟師逆戰澹之常所乘舫舫方舟也羽儀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

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眾曰澹之不在其中得之無益無忌曰

齊治通鑑補不卷一百十三晉紀三十三 十五 思補

今眾寡不敵戰無全勝濟之既不此居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道規曰善遂往攻而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濟之矣濟之軍中驚擾無忌之眾亦以爲然乘勝進攻濟之等大破之無忌等克盩口進據尋

陽適使奉送宗廟主祔還京師

祔廟中藏木主石室也

加劉裕都督江州諸

軍事柔落之戰胡藩所乘艦爲官軍所燒藩全鎧入水潛行三十

許步乃得登岸時江陵路已絕乃還豫章劉裕素聞藩爲人忠直

引參領軍軍事 桓元收集荊州兵曾未三旬有眾二萬樓船器

械甚盛甲寅元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以苻宏領梁州刺史爲前鋒

又使散騎常侍徐放先行說劉裕等曰若能旋軍散甲當與之更

始各授位任命不失分 劉裕以諸葛長民都督淮北諸軍事鎮

山陽以劉敬宣爲江州刺史敬宣固辭曰讎恥旣雪四海清蕩所願反身草澤以終餘年恩遇不遣遂復他俛卽日所忝已爲優渥

且盤龍無忌

盤龍劉敬字也

猶未遇寵賢二弟位任尙卑一朝先之必貽

朝野之責不許

柔然可汗社崙從弟悅代大那謀殺社崙不克

奔魏魏以大那爲冠軍將軍悅代爲越騎校尉燕王熙于龍騰

苑起道造宮連房數百又鑿曲光海清涼池盛夏士卒不得休息

賜死者大半西涼世子譚卒劉毅何無忌劉道規下邳太守

平昌孟懷玉帥眾自尋陽西上五月癸酉與桓元遇於崢嶸洲

經江水東過武口又東右得李楚浦北到崢嶸洲劉毅破桓元處在今黃州壽昌軍之界杜佑曰崢嶸洲在鄂州武昌縣毅等

兵不滿萬人而元戰士數萬眾懼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

眾我寡疆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

元雖竊名雄豪內實懼怯加之已經奔敗眾無固心決機兩陣將
雄者克不在眾也因麾眾先進毅等從之元常漾輕舸于舫側以
備敗走由是眾莫有鬪心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眾大潰燒
輜重夜遁郭銓詣毅降元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
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懷肅懷敬之弟也

劉懷敬見一百一十

一卷

元挾帝單舸西走畱永安何皇后王皇后于巴陵

永安何皇后穆

帝置皇后也王

皇后帝之后也殷仲文時在元艦求出別船收集散卒因叛元奉

二后奔夏口遂遣建康己卯元與帝入江陵馮該勸使更下賊元
不從欲奔漢中就桓希

桓希時爲梁州刺史

而人情乖阻號令不行庚辰夜

中處分欲發城內已亂乃與親近腹心百餘人乘馬出城西走至
城門左右于關中斫元不中其徒更相殺害前後交橫元僅得至

船左右分散惟下範之在側辛巳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
府舍太守王騰之帥文武爲侍衛元將之漢中屯騎校尉毛修之
怒其與桓希合勢將復振乃誘之入蜀元從之會雷州刺史毛璠

卒于官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

璠喪歸江陵壬午遇元于枚回洲

水經注江水經江陵右
蘇南有洲曰枚回洲祐之恬迎

擊元矢下如雨元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元皆死元被箭其

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漢嘉馮遷抽刀而前欲擊元元拔頭上

玉導與之

魏晉以來冠幘有簪有導至尊以玉爲
之導引也所以引髮入冠幘之內也

曰汝何人敢殺

天子遷曰吾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又斬桓石康桓潛庾贖之執

桓昇送江陵斬于市初元與中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

綬具及元建國衡陽屬焉自篡至敗亦八十日適符其數焉乘輿

返正于江陵以毛修之爲驍騎將軍甲申大赦諸以畏逼從逆者
一無所問戊寅奉神主于太廟劉毅等傳送元首梟于大桁元字
敬道一名靈寶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于月下見流星墜于銅
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罔然明淨競以瓢酌取馬氏得而吞焉若
有感遂有娠及生元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孀媪每抱
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爲嗣
時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沖沖撫元頭曰此汝家之
故吏也元因涕淚覆面眾竝異之及長形貌瓌奇風神疎朗博綜
藝術善屬文而性很戾居下必陵其上故眾咸憚之既篡位驕奢
荒侈以夜繼晷兄偉葬日旦哭晚遊庶母蒸嘗靡有定所忌日不
廢賓宴惟亡時一哭而已元在宮中恆覺不安若爲鬼神所擾語

其所親云恐吾當死故與時說耳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懷之歌
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既又歌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
元曰及劉裕之討元以二月乙卯起兵以三月二日掃定京都草
生可結矣時元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爲軍賞至元之
見殺而梟頭于大桁實在五月中則草生及馬腹矣時劉毅等既
戰勝誅元以爲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又遇風船未能進元死幾一
旬諸軍猶未至時桓謙匿于沮中沮沮水上下爲沮中臨沮上黃二縣皆其地也揚武將
軍桓振匿于華容之涌中北潁注云涌水在南郡華容縣元故將王稚徽戍巴陵
遣人報振云桓散已克京邑馮稚復克壽陽劉毅諸軍竝中路敗
退振大喜聚黨得二百人襲江陵桓謙亦聚眾應之閏月己丑復
陷江陵殺王康產王騰之振見帝于行宮躍馬奮戈直至階下問

桓昇所在聞其已死曠目謂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
琅邪王德文下牀謂曰此豈我兄弟意耶振欲殺帝謙苦禁之乃
下馬斂容致拜而出壬辰振爲元舉哀立喪庭諡曰武悼皇帝帝
已謙等帥羣臣奉璽殺于帝曰主上法堯禪舜今楚祚不終百姓
之心復歸于晉矣以琅邪王德文領徐州刺史振爲都督八州諸
軍事荊州刺史謙復爲侍中衛將軍加江豫二州刺史帝侍御左
右皆振之腹心振少薄行元不以子姪齒之至是歎曰公昔不早
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爲前鋒天下不足定也今獨作此安
歸乎遂縱意酒色肆行誅殺謙勸振引兵下戰己守江陵振素輕
謙不從其言劉毅至巴陵誅王稚徽何無忌劉道規進攻桓謙于
馬頭

馬頭馬頭岸在大江南岸北對江津口

桓蔚于龍泉

水經注潯溪之東有龍泉廣員二百餘步水至淵深有龍

見于其中皆破之蔚祕之子也

桓祕見一百三卷 孝武帝康元年

無忌欲乘勝直

趨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

爲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策廢之不

憂不克也無忌不從振逆戰于靈溪

水經注江水自江陵縣南東 徑蕪尾洲北合靈溪水江溪

之會有靈溪成背 阿而江西帶靈溪

馮該以兵會之無忌等大敗死者千餘人退還

尋陽與劉毅等上牋請罪劉裕以毅節度諸軍致令敗退乃免其

青州刺史 桓振以桓蔚爲雍州刺史鎮襄陽 柳約之羅述甄

季之間桓元死自白帝進軍至枝江

枝江縣自漢以來屬南郡

聞何無忌等敗

于靈溪亦引兵退俄而述季之皆病約之詣桓振偽降欲謀襲振

事泄振殺之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收其餘眾保涪

陵 六月毛璩遣將攻漢中斬桓希璩自領梁州 秋七月戊申

永安皇后何氏崩。燕符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榮自言能療之。昭儀卒，燕王熙立，榮于公車門支解而焚之。八月癸酉，葬穆章皇后于永平陵。魏置六謁官，準古六卿。九月，刁騁謀反，伏誅。刁

氏遂亡。刁氏素富，奴客縱橫，專固山澤，爲京口之患。劉裕散其資，蓄令民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州郡饑，鮮民賴之以濟。乞伏

乾歸及楊盛戰于竹嶺。

上郡西南有南山竹嶺。

爲盛所敗。西涼公壽立子

歆爲世子。

魏主珪臨昭陽殿，改補百官，引朝臣文武親加銓擢。

隋才授任，列爵四等，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伯封小縣。其品第一至第四，舊臣有功無爵者，追封之。宗室疏遠及異姓，襲封者，降爵有差，又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文官造士，才能秀異，武官堪爲將帥者，其品亦比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闕，則取于其

中以補之其官名多不用漢魏之舊效上古龍官鳥官

左傳謂子白昔太皞

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學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舒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鵙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憲也鵙鳩氏司事也五鳩皆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農正杜預註曰太皞氏有龍瑞故以號名官兼鴻曰以龍紀其官長春官爲青龍夏官爲赤龍扶官爲白龍冬官爲黑龍中官爲黃龍張晏曰抱謂諸曹之使爲鳧鴨取

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爲白鷺取其延頸還望也餘皆類

此 盧循寇南海攻番禺廣州刺史吳隱之拒守百餘日冬十月

壬戌循夜襲城而陷之燒府舍民家俱盡執吳隱之循自稱平南

將軍搃廣州事聚燒骨爲冢葬于洲上得鬪艘三萬餘枚又使

徐道覆攻始興執始興相阮腆之 劉裕領青州刺史 靈溪之

敗劉敬宣在尋陽聚糧繕船豫爲之備故何無忌等雖敗退賴以

復振時桓元兄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擊破之於是劉

毅何無忌劉道規復自尋陽西上至夏口桓振遣鎮東將軍馮該

守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山城輔國將軍桓仙客守偃月壘

眾合萬人水陸相援毅攻魯山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退中流自

辰至午二城俱潰

漢水與江會于魯山西南漢水之左有偃月城亦曰偃月壘故曲陽縣也後更爲沙羨縣治

生禽山圖仙客該走石城

竟陵縣古石城也鄂州圖經曰子城三面臨其背天造正西絕壁下臨漢江

石城之名蓋本于此

辛巳魏大赦改元天賜築西宮十一月魏主珪如西

宮以姓族難分命宗室置宗師八國遣大師小師

補註魏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

于皇城四方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

州郡亦各置師以辨宗黨舉才行如魏

晉中正之職

燕王熙與苻后遊畋北登白鹿山東踰青嶺

水徑注大

遼水東南過遼東郡房縣西又右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

東南北屈灑白鹿山西卽白狼山也青嶺卽青陘在龍城東南四

百餘里魏收地形志建德
郡石城縣有白鹿山祠

南臨滄海而還

滄海在遼西
郡海陽縣南

士卒爲虎

狼所殺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毅號令

嚴整所過百姓安悅劉裕復以毅爲兗州刺史桓振以桓放之爲

益州刺史屯西陵文處茂擊破之放之走還江陵 高句麗侵燕

戊辰魏主珪如豺山宮 是歲晉民避亂襁負之淮北者道路

相屬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三終